

画家自画像及照片里的神情

■潘丰泉



凯绥·珂勒惠支 自画像 木刻 1924年

不管从事哪种技能的画家，手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画册，大开本且印刷精美，甚有分量且厚薄不一。有些画册还附上画家个人照，即所谓的“艺术照”，少则几个，多则上百人不等。这里有享有声名的大咖，及初出茅庐的新秀，几种年龄面孔集合一起，给人印象是：有笑容者稀少，反倒多是一脸严肃及沉默的神情。老实说，这类表情出现在各种各样画册上，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。

在影像术还没到来的古代，画家只能选择自画像“立此存照”。进入到19世纪，影像术日趋成熟，画家由此改变了对自画像看法，大量采用那种逼真夺目的摄影照呈现，以图在不能少的个人作品推介时，起到作用。

无论是流传于画史，并不多见的大师自画像，还是

当下盛行一时的画家摄影照，即使某个画家对自身画技很是自信，但介绍自个作品，却不愿用一张自画像，聊以几笔形象传神的作品向外界传递些什么。从画家内心来讲，单纯的一张形象照，哪怕是黑白照，也比看似刻画入微的自画像更加靠谱。这得感谢当今摄像技术之高超，轻而易举将画家个人形象拍得光彩照人，很具说服力。

林林总总的大师自画像与当下画家的摄影照，不难窥出每个人表情上的偏好，究一脸之严肃和充分的自信及不屑的眼神，使欲舒展开来的笑容笑貌，难以觅见。问与同道，答案是大部分画家面对镜头总是这般——眉宇间不是透着沉思就是嘴角紧闭、神情内敛，无不向外界展示自我的一面，说是个性使然。

同道这一番说辞，倒是与他平时画刊或媒体上的个人照表情十分吻合，看似不苟言笑的他，实则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，认为这等表情抓拍得好，入木三分、恰到好处。

较之于西方油画史，古代中国画家给自己造像，极少；若有，也是让同道帮忙写真，至少美术史是这样告诉后人的。像吴道子、梁楷、仇英等人物画巨匠有留下可圈可点的画像吗？尽管他们可以让同行帮忙完成，再不然自己动手。不过也是，从还能找到的零星几位古代画家造像，窥探到一脸表情亦如现代画家照片里的神情，皆为一脸严肃状。如曾以“搜尽其峰打草稿”的豪言壮语打动画坛的石涛；再如颇有说服力的任伯年画吴昌硕《寒酸尉像》，虽一身官服，但表情肃默、还伴些无奈，可见岳翁也不想给世间一脸笑呵呵的表情。不过人们却很容易在其他行业人员的摄影照窥到，比如劳动者、运动员和外交家们脸上多少洋溢着的笑容。

何也？作为画者，以慧眼看世界，对一切客观事物充满探索的锐气，孜孜以求，故深思熟虑与坚韧不拔——不同于凡人的艺术气质，让人印象深刻。确实，从写实绘画进程看，这类表情常刻写在艺术家脸上，亦如伦勃朗那一幅幅神情坚定的自画像，终构成其一生作品深沉内敛而为人称道。还有一些功夫老道的画家，深知突显人之笑容，会大大减弱作品里的内涵和深度，反而要吝嗇到用极为“小气”的笔触有意削弱之，然后是不厌

其详写一个个人物形象中的沉默之状，如《警卫军临刑的早晨》等巨作，并赋予大刀阔斧般的刻划与堆砌，总之那种对脸部笑容抠抠索索，少有让人意外惊喜的大笔触呈现，构成了人类写实风格最突出的点。这些不难从欧洲油画历史进程中发觉，比如蕴藏在委拉士贵兹、德拉克罗瓦、列宾和苏里柯夫各自肖像画那神情意味。

举凡那些艺术上特立独行、风格上标新立异的人，不仅描绘客观现象是这样，就自画像而言，也尚如此。梵高举一生作品验证了这一点，他画的向日葵、田园风光等与前辈大师大相径庭崭新的大自然题材，所用元素皆与他一张张神情凝重的自画像如出一辙。人们看到，梵高是带着一身疲惫和乐观的心态，匍匐前行在现代油画风格这条道上，这源于他有一颗向往大自然如天空般透澈明亮的心，其自画像笔触与鲜艳的色彩搭配默契，妙在于神来之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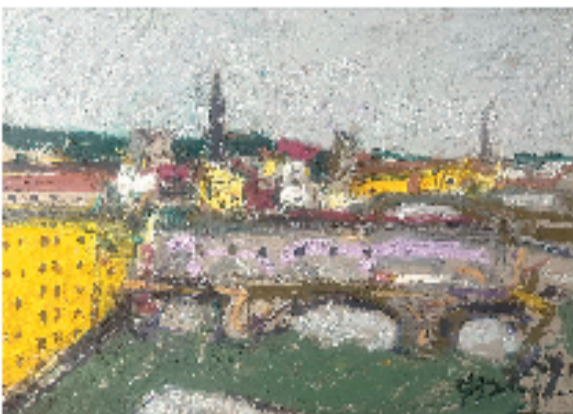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欧洲写实画域一员大将的女版画家——珂勒惠支，在其粗犷豪迈的刀笔刻画中，做到了与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相一致，即形式内涵的水乳交融，“反抗、斗争”一直是作为她表现农民暴动的中心主线，贯穿全画、深入其里，读者不难领会其自画像的用心良苦，不加粉饰地展示其创作主张。此外，从蒋兆和那看似形消体瘦但透出刚毅眼神的摄影照上读懂许多，在创作《流民图》这前前后后时段里，因表现的是饱受战火摧残迫害的生民，痛苦无助的最底层百姓，形成催人泪下的视觉效果，不由自主地感染了观众及创作者本人，一种从外在的形、到融入骨子里的神，创作者孜孜以求的人物造型意味，也少不了浓缩在这幅摄影照里——他，蒋兆和伫立在画案前若有所思的神情，成为20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写实主义大师。

显而易见，大部分艺术家自画像和摄影照背后的诸般讲究，几乎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一双洞悉世界的犀利眼神，用画笔剖析生活挖掘现实，才有了各自表情上的迥异之处，而光耀画史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讲究和意味，同样反映在现当代艺术领域的毕加索、高更、贾克梅蒂等艺术家自画像中的神情上。

（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）

抬头看佛罗伦萨的雨

■黄阿忠



黄阿忠 佛罗伦萨·阿诺河南岸 30x42cm

雨中的佛罗伦萨充满了艺术和诗性，如果用上徐志摩把“佛罗伦萨”翻译成的“翡冷翠”，可能更为贴切。

踏雨进入城市，远远的那个圣母玛利亚百花大教堂的穹顶，一下子涌入眼帘；圆顶赭红色，配以绿色、蓝色、乳白色的建筑墙面，沉稳而又开放，仿佛像是圣母玛利亚把百花撒向人间，照亮了新世纪的前行道路。在教堂一边的乔托钟楼，确切地说是乔托设计的钟楼，钟声响起，仿佛是敲响的文艺复兴的战鼓。据说乔托在世时没有能完成这个建筑，最后是由他的学生接替他完成整个建设。雨水为建筑又好像重新做了一次洗礼，在灰色的天空中更加的清晰明亮。

圣母百花大教堂对面的礼拜堂的那扇金门，也被叫做“天堂之门”，周围用木栅栏围着。因为淋不到雨，那里围着许多人在观望。门上镶嵌了一块块青铜浮雕，工艺精湛、制作精良，雨中的围观亦成一道风景。

领主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广场。集中竖立了文艺复兴时期，众多雕塑家的作品，刻刀留下了他们的生命，也留下了他们的审美；雨天看海神雕像喷水池，一边听雨、一边听水，也很有意思。其形象据说是按大公科西莫一世塑成的，在当时他们认为不够帅气，而我觉得他的眼神深邃，这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的佛罗伦萨公国控制海上的霸气。

米开朗琪罗的《大卫》矗立在美蒂齐家族的旧宫门前左侧，雄伟而又气派，这是一件复制品；原作现收藏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走廊上，亦供大家前往观瞻。《大卫》的另一件复制品被安置在阿诺河南岸高坡的米开朗琪罗的广场上。那尊大卫俯瞰整个城市，目光凝重投向远方，神情刚毅气宇不凡；远山迷蒙，房舍鳞次栉比、隐约可见，教堂的尖顶在烟雨中，特别有画面感。不管是在雨中还是艳阳天，《大卫》是佛罗伦萨城市的标志，它代表了力量、精神。

雨渐渐小了，石头垒起的建筑中间留有小巷，空旷的、深深的巷衢能感到小雨飘落。我想起了戴望舒的抒情诗《雨巷》，那雨天的江南小镇，巷子里走出了紫色丁香，一如

宋代婉约派词人柳三变、周美成的词作；而佛罗伦萨小巷无人，却能感受到拉菲尔笔下描绘的来自托斯卡纳的村姑，走出了深垒的巷子，也好像是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。

乌菲兹美术馆收藏中世纪以来，文艺复兴时期众多的艺术品。雨中漫步，天是灰蒙蒙的、墙是斑驳的，我们去挖掘砖墙缝里记录的故事；画是按照时期悬挂的，我们从米开朗琪罗、波提切利、拉菲尔、卡拉瓦乔一直连接着的绘画，寻找自由、平等和美。这些仿佛和雨无关，然在雨天穿梭在高大的宫殿里，却别有一番滋味。去乌菲兹美术馆还额外看到一个题名为《声音》的特展，作品大多为印象主义、立体主义及现代的作品，有好多画家都非常熟知，比方说毕沙罗、格列科、毕加索、莫兰迪等等，而且还是他们的精品。偶遇这个展览，就好像是到佛罗伦萨碰巧遇到雨一般。

维琪奥桥架在阿诺河上，桥上挨着排列了购买珠宝首饰的商店，过往的人气很旺，桥上搭有廊棚，不怕淋雨，然有时候雨中走在那些充满艺术的街上，风飘过几点雨，其实很浪漫。皮蒂宫在河的南岸，过桥就可以到，方方正正的一幢建筑，立于斜坡之上，十分宏伟；这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为美蒂奇家族设计的，现在作为博物馆、美术馆使用，常常有质量不错的展览在这里展出；包括在百花大教堂附近的斯特罗齐宫，也同样是石垒柱打，现在也是作为当代艺术馆举办各种当代作品展。在佛罗伦萨，这样的展馆有很多，佛罗伦萨作为艺术之城当之无愧。

雨水随着阿诺河流到波比古堡，但丁在那个古堡里写下了《神曲》，那张羊皮上的手稿被雨水滋润着，那些文字符号引导人们，走向美、自由和爱。

（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